

# 文学与音乐的奇妙结合

## ——论哈代文学作品中的音乐性

吴笛

(浙江大学中文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 哈代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强烈的音乐性,而且,他的作品中的音乐性还具有语义的载荷,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哈代成功地借用音乐中的一些技巧于文学创作中,在作品的总体构思中,音乐性起着独到的作用;其次,哈代往往借音乐性来揭示主题,表现他的悲观主义和“进化向善论”等思想,以及他的自然观、命运观;再则,音乐性还是哈代进行景物描写和塑造主人公诗化形象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哈代,音乐性,结构,主题,形象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1)01-0042-07

### A Skillful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Music

### ——A Study of the Musicalness of Thomas Hardy's Literary Works

WU D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lyrical and meaningfully musical in Thomas Hardy's works may clearly be observed in that, firstly, he succeeded in employing in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his works certain musical techniques; secondly, in that he skillfully expressed his pessimism and meliorism, his ideas of nature and fate with the help of these musical properties; and, thirdly, in that he depended largely on these techniques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background description and a po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his heroes and heroines.

**Key words:** Thomas Hardy; music; structure; themes; characterization

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在小说和诗歌创作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因而被评论界誉为“双料冠军”(Double-first)。他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与他以深刻的笔触所表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世纪末情绪不无关系。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哈代的作品还以其独到的艺术感染力吸引着广泛的读者,而构成这一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作品中所具有的浓郁的抒情性和强烈的音乐性。

哈代本质上是一位抒情诗人,他非常喜爱民谣和传说、音乐和舞蹈,并在自己的创作中竭力把这些艺术形式的优美魅力呈现在读者面前。哈代作品中的音乐性与作者的音乐天赋密切相关。还在4岁的时候,哈代就对音乐“特别敏感”;当他的父亲在晚上无休止地演奏快乐舞曲、号角舞曲、苏格兰舞曲、双人舞曲、华尔兹和乡村舞曲时,这个小孩在房间的中央,踏着这些舞曲的拍子跳起了单人舞,有三四支舞曲经常使这个小孩感动得流泪……<sup>¶1】</sup>

对音乐的迷恋和对音乐的感受,影响了哈代一生的创作。音乐不仅是哈代许多诗作的源泉,也是构成他小说创作中浓郁的抒情性这一特色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哈代十分重视音乐的作用,

[收稿日期] 2000-06-18

[作者简介] 吴笛(1954-),又名吴德艺,男,安徽铜陵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以,他的小说才因之充满了诗意图,被人们誉为“诗化小说”以及“音乐化小说”,在诗歌创作中,他对诗的韵律进行探索,显示了独特的审美个性。在英国文学史上,哈代一生都是英诗韵律的大胆实验者和开拓者,他认为;“诗歌就是置于节拍中的情感”。哈代的诗歌韵律繁复多变,五彩缤纷,他大胆地吸取着民歌的营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音乐美。

哈代创作中的音乐性以及对与音乐有关意象的描写并不只是作为诗情画意的点缀,而是具有语义的载荷的。他将文学创作与音乐巧妙结合,既以音乐性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又以此作为作品艺术结构以及表达思想的重要手段。

---

在哈代的创作中,音乐性在总体构思中起着独到的作用。如在《卡斯特桥市长》、《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等几部著名的悲剧性长篇小说中,音乐描写在结构上均起着首尾相互呼应的效果,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都出现了对音乐的描写,而且,乐声多半是从开头部分的欢乐转向结尾部分的悲哀。如在《卡斯特桥市长》的开头部分,有“柔弱的小鸟在唱着平凡古老的晚歌<sup>[2]</sup>”,而在小说结尾的第45章,作为“小歌唱家”的鸟儿——金翅雀——则已生生饿死,成了“一小团羽毛”,而且整部小说也是在最后以“幸福不过是一场痛苦的大戏曲里的偶然的插曲<sup>[2]</sup>”这句话而结束的。在《苔丝》中,作为开头的第1章,出现了妇女开游行会的欢乐的铜管乐声,而在结尾的第59章,出现的则是教堂的钟声,钟声敲过之后,便飘起了标志着执行死刑的一面黑旗。在《无名的裘德》中,第一部第1章里所反复出现的意象是即将搬往“光明之地”基督寺的钢琴,而在作为结尾的第6部第11章里,反复出现的则是与裘德的死亡形成对照的“在裘德的耳旁嗡嗡地回旋”的教堂钟声、音乐会上的风琴声、河边赛船时所奏出的军乐和铜乐声,以及舞厅里传出的“跳圆舞的声音”。所有这些首尾相应的由喜转哀的音乐描写,都强有力地渲染了作品的悲剧气氛。

在诗歌作品的结构方面,音乐性也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哈代诗歌的结构特征是艺术信息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是为传递更多的诗歌信息而使用的,所以,哈代诗中的每种成分都能够获得特殊的语义载荷。同时,哈代诗歌的语言形式也是建立在美学基础之上的,完整的形式,多变的韵脚,使得作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克服了读者心理上单调板滞的感觉,表现了一种变幻流动的美,并且时而与整齐匀称的美结合在一起,构成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如在《书信的胜利》一诗中,作者将每个诗节的起句和末句押韵,造成一种“回旋”,又将每个诗节的中间一句与下个诗节的首句押韵,造成一种“开放”,这样就给人产生一种既柔和轻快,又饱满豪放的音响效果,使人精神愉悦。

在世纪之交所写的《黑暗中的鸫鸟》一诗中,哈代以不同的节奏来反映作品主人公对大自然的感受力,并使两者相吻合。诗的第一、第二两节使用的是缓慢而沉重的节奏,显得生硬、呆板,并通过诗行的运动受到阻碍,表现“丧失热情”、“生命的冲动”变得“又干又硬”的心绪。第三节起,突然变为轻快的弹性节奏,以鸫鸟的悦耳歌声来溶化生硬与呆板,诗行有了突发的速度和能量,在鸟雀与诗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移情作用。哈代正是这样通过诗的节奏的改变来对周围环境发生感应的。

在著名的《声音》中,作者在开头一个诗节使用了“对我呼唤,对我呼唤”这样的叠句,以及三拍子(扬抑抑格)的节奏,显得低回凄婉,仿佛在向昔日的恋人倾吐情愫,又像是一个女人从遥远的地方向抒情主人公发出呼唤,一声声如同低沉的回声:

Or is it only the breeze ,in its listlessness , / Travelling across the wet mead to me here , / You being ever dissolved to wan wistlessness ✓ Heard no more again far or near ?// Thus I faltering forward ✓ Leaves around me falling ✓ Wind oozing thin through the thorn from norward ✓ And the woman calling.

(或许 这只是倦怠的微风 / 朝我吹拂 , 飘过草地的湿润 ? / 你永远溶入了无知觉的苍凉 / 无论远近都再不能听见你的声音 ? // 我此刻踉跄前行 , 四下里落叶纷纷 , 荆棘丛中吹过一阵阵北风 , 伴着女人呼唤声声 )<sup>[3]</sup>

作者借这种民歌中常用的三拍子节奏 , 抒发了无可奈何、无止无尽的哀怨与惆怅 , 用几乎接近口语的明白浅显的语言 , 来潺潺流露从清澈的语言之溪中映透出来的幽婉凄恻。然而 , 在最后一节诗中 , 诗人却突然将这一节奏完全打破 , 变长句为短句 , 变三拍子节奏为二拍子节奏 ( 扬抑格 ) , 恰似提琴手连续两拍来示意舞蹈即将结束一般 , 造成一种富于戏剧性的特殊的音乐效果 , 也如同往清澈见底的溪水中投下一块石头 , 完全打破它的潺潺流水之声。同时 , 这种 “ 变奏 ” 也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失控 , 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抒情主人公自我形象紊乱复杂的内心状态和朴实的凄切之情。正如吉丁斯所说 : 哈代异常纯熟的转换写作手法 , 戏剧性地改变节奏或重音 , 以此来加强诗的感情色彩。这就是他始终是我们的最能打动人心的抒情诗人的原因。<sup>[4]</sup>

这种富有音乐性的诗歌修辞技巧 , 也成功地运用于哈代的小说创作中。哈代不仅在艺术的结构方面借鉴音乐技巧 , 同时也将音乐作品的声音、奇异的幻象、飘渺的意象 , 以及旋律、节奏等移植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如在《苔丝》中 , 哈代使用了犹如他诗歌中 “ 对我呼唤、对我呼唤 ” 那样的旋律和重复手法 ( Repetition ) 。其中不仅有语句的重复 , 也有情节或背景的重复 , 当然 , 这绝不是情节内容的简单重复 , 而是赋予了新的寓意、新的内容 , 进入了更深的层次 , 恰似内在旋律的外化形式 , 而且 , 许多重复情节带有捉摸不透的 “ 偶然性 ” 。如在小说开头部分 , 在苔丝和克莱尔初次相遇之后 , 克莱尔离开草地 , 走到远处 , 在山谷高处 , 回头一望 , 看见一个白影站在树篱旁边 , 还有一些白色的身影在绿色的围地里旋动 ;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 , 出现了类似场景的重复 : 克莱尔与苔丝作最后分别之后 , 走到远处 , 也从高处回头一望 , 只见远处空旷灰白的画面上 ,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点。作者以同一个人物 ( 克莱尔 ) 的眼光 , 以同一个背景和相近的构思 , 来展示苔丝迥然不同的命运 , 表明苔丝已从天真烂漫过渡到凝重哀伤 , 并且已经脱离人群 , 完全孤立。

还有 , 在第一部结尾处 , 苔丝在狩猎林里度过了可怕的黑夜 , 遭到了亚雷克·德伯维尔的凌污 , 后来 , 也是在树林里 , 由于被人追逐 , 与受伤的山鸡一起度过了黑夜。这两个夜间树林场景的重复出现 形象化地、一步一步地表明苔丝被人猎取的命运 , 直到最后在祭石上被警察所捕获。

这种在小说后半部再现前半部的少数情节的情形 , 也可以看成是出于艺术结构的需要 , 在整体框架上 , 造成一种音乐上的匀称的效果。类似的手法在《苔丝》中使用得非常出色 , 如开头部分 “ 王子 ” 的死和结尾部分亚雷克·德伯维尔的死 , 都是被刺中心脏 , 还有 , 苔丝在新婚之夜被抱着放进了寺院废墟上的石棺 , 后来 , 在生命结束之前 , 则躺到了膜拜异教的石块上 ; 典型的还有 “ 王牌 ” 这一意象的重复 , 第一次是出现在第一部 , 德贝菲尔夫人派苔丝到特兰岭去 “ 认亲 ” , 认为是正确地打出了第一张 “ 王牌 ” ; 后一次是在小说的最后一部 , 作者以布鲁克斯太太的眼光 , 仰身一望 , 发现在长方形的白色天花板上 , 中间添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红点 , 整个天花板看起来像是一张 “ 王牌 ” , 一张巨大的红桃 “ A ” 牌。这种重复所包括的寓意 , 是不言而喻的了。

当然 , 音乐性所起的增强作品感染力的作用 , 也是不可忽略的。哈代在小说中 , 有时直接使用抒情插曲或引用民歌民谣来增强作品的抒情性 , 如《带着玫瑰和百合》《绿荫之下》第 1 部第 1 章 ) 《爱情的种子》《远离尘嚣》第 23 章 ) 《在丘比特的园中》《还乡》第 6 部第 4 章 ) 《天刚破晓时》 ( 《苔丝》第 49 章 ) 《花中》《林地居民》第 48 章 ) 等民谣 , 都在不同的场合渲染了作品的气氛 , 增添了作品的清新气息和抒情因素。有时 , 就连音乐术语或符号也被他巧妙地使用 , 他把笔下女主人公的眉毛比作 “ 连音符 ” , 把《还乡》中的朵荪比作 “ 一首情歌 ” , 把纠缠的藤蔓比作 “ 断了线的琴弦 ” ; 把《苔丝》中的马洛特村民捆麦子时聚拢到一起的动作比为 “ 跳四对舞 ” 。在听觉方面 , 这些诗歌丰富地汲取了民歌的营养 , 把小说家现实主义的口语体风格同民歌特有的曲调结合起来 , 具有浓郁的音

乐之美，代表了哈代独特的审美个性。

## 二

音乐性是哈代传达思想情感、揭示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如在《苔丝》中，作者用“凡是有鸟儿歌唱的地方，总是有毒蛇咝咝地叫”来说明主人公与生俱有的悲剧性。在《还乡》中，题于卷首的“主题歌”就是直接点题的表现性格与环境、理想与现实发生强烈冲撞的悲歌。

“音乐建筑在各种声音的关系之上，而这些声音并不模仿任何活的东西，只像一个没有形体的心灵所经历的梦境，尤其在器乐中，所以音乐比别的艺术更宜于表现飘浮不定的思想，没有定形的梦，无目标无止境的欲望，表现人的惶惶不安，又痛苦又壮烈的混乱的心情……<sup>[4]</sup>人的喜怒哀乐，一切骚扰不宁，起伏不定的情绪，连最微妙的波动，最隐蔽的心情，都能由声音直接表达出来，而表达的有力，细致，正确，都无与伦比。<sup>[4]</sup>】

哈代正是一位对声音特别敏感的作家，音乐在他的创作中，如同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自然意象一样，是与社会法则对立的、给人的心灵带来慰藉的美的源泉。我们可以通过音乐性更深地理解哈代在人生观、自然观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悲观主义以及“进化向善论”等思想。

在自然观方面，哈代的意识是极其复杂的，他有着对自然的分裂的感受力，这种分裂的感受力哈代恰如其分地通过对音乐性的感受而表现得淋漓尽致。具体地说，他感受到了自然界的两种声音：一种是痛苦、凄凉的声音，自然也像人类一样，处于一种相互对抗和斗争的状态，自然本身必须是灾难的承受者，又是痛苦的呻吟者；另一种是充满希望的乐观的声音，大自然有着些许原始主义，原始、粗犷、神秘，富含魅力，充满希望。正如评论家卡萨布兰德所说：“哈代笔下的自然总是具有两种风貌，一种是美好的欢笑的自然，另一种则是暗示悲剧可能性的阴沉的自然。<sup>[5]</sup>这两种风貌恰恰主要是通过两种声音来体现出来的。

哈代在自己的创作中常把城市看成是不人道的、凶恶的策源地，所以他把自己人道的、民主的理想寄托在宗法制农村生活的范围之内。但由于资本主义对农村的逐步侵入，使得田园生活遭到破坏，使得哈代不得不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自然景物上，满怀深情地描绘威塞克斯的自然风光以及那里所具有的悲凉的秀美。所以，在哈代的笔下，自然的景物中既有着与人类情形相呼应的悲凉的基调，也有着与人类情形相对立的优美的音乐和动人的旋律。

哈代对自然的这种分裂的感受力，突出地表现在小说《卡斯特桥市长》、《还乡》、《苔丝》以及《黑暗中的鸫鸟》等作品中。在《黑暗中的鸫鸟》一诗中，一二两节表现的是阴郁悲观的情绪，这是对大自然的第一种感受，然而，诗人在最后两节中，笔锋突然一转，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第二种感受：

突然间，头顶上有个声音／在细枝萧瑟间升起，／一曲黄昏之歌满腔热情／唱出了无限欣喜  
——／这是一只鸫鸟，瘦弱、老衰，／羽毛被阵风吹乱，／却决心把它的心灵敞开，／倾泻向渐浓的  
黑暗。//远远近近，任你四处寻找，／在地面的万物上，／值得欢唱的原因是那么少，／是什么使它  
欣喜若狂？／这使我觉得，它颤音的歌词，／它欢乐的晚安曲调，／含有某种幸福希望——为它所  
知，／而不为我所知晓。<sup>[6]</sup>

在令人感到冲动枯萎、激情丧尽的一片凄凉的残冬景象中，细枝间突然响起了鸫鸟无限欣喜的歌声。这只鸫鸟虽然“瘦弱、老衰，羽毛被阵风吹乱”，但它却敞开心怀，放声歌唱，那一声声颤音中，有着欢乐，有着希望。诗人顿时领悟，鸟儿尚在欢唱，自己为何悲观失望？鸫鸟把欢乐的歌声倾泻向渐浓的黑暗，歌声那么悦耳，那么“欣喜若狂”，莫非这只跨世纪的鸟儿透过最后一个黑夜，看到了茫茫天地之间闪现出新世纪希望的光芒？所以，该诗是在与19世纪告别时所作的诗的总结。以浪漫

主义开始的19世纪,结果结束于人的价值和人的信仰的丧失。不过诗的最后又有了人所不知的欢乐和新世纪的曙光。在《苔丝》中,苔丝的早年悲剧与大自然的冷酷声音相联系,后来苔丝身处困境时,却有“一只嗓音粗哑的芦雀,从河边的树丛中,用悲哀、板滞的声音对她表示问候,那声音好像断了交的故友似的。<sup>[7]</sup>在《卡斯特桥市长》中,哈代将郊外的自然景色和市内的阴沉郁闷进行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突出了自然界音乐的美妙,甚至溪流也奏出动听的乐曲:

卡斯特桥的东面,是一些沼泽和草地,上面流着多量的水。到这个地方来游荡的人,在寂静的夜里若是静立上几分钟,便可以听到流水的绝妙的交响乐,仿佛有一队没有灯光的乐队,从沼泽地的远近各处,一起奏出形形色色的音响。在一个朽烂的堰坝的洞穴里,水流发出吟诵声;小溪的支流冲过一面石建的胸墙向下倾泄的地方,水流发出欢乐的颤音;在拱门下方,水流奏出金属的铙钹声;而在德尔诺弗洞里,水流咝咝响着。水流的乐器奏得最响亮的地方,名叫十闸门,到了仲春季节,这块地方发出的音响简直就是最疾速的对位音的演奏。<sup>[2]</sup>

而在另一些作品中,自然的声音中却充满了悲哀的音乐,成了悲剧的源泉。如在《绿荫之下》这部作品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也都有各自的声音、情绪以及各自不同的个性:

差不多每一种树,不但各有各的形态,并且还各有各的音调。当轻风吹过,杉树不但轻轻摇晃,并且还呻吟啜泣,清晰可听;冬青就一面枝柯互斗,一面尖声呼啸;槐树就一面抖擞,一面嘶喊;桦树是枝儿平着起落,萧萧作响。冬天虽然叫树叶脱尽,改变了各种树的声音,但是它却不能毁灭各种树的个性。<sup>[3]</sup>

正是这种大自然的音乐烘托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梅尔斯托克唱诗班的兴盛与衰落以及男女主人公狄克与范西的爱情经历。

在命运观方面,音乐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哈代命运观方面的“偶然”、“内在意志力”等概念,与音乐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哈代认为:人的心灵是“内在意志力”的组成部分<sup>[8]</sup>,所以,他在描写人的内心活动时,也常常与他的命运观联在一起,使幻觉、预兆等都带有浓厚的神秘、“偶然”或命定色彩。如《苔丝》中,有关“马车”的幻觉中的声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声音、那幻象既是苔丝悲剧命运的预兆,也说明了这一悲剧的因果报应的命定性质,而且也给作品创造出了扑朔迷离的神秘氛围。此外,由于将人的心灵同“巧合”事件或“偶然”结合起来,揭示了人物悲剧命运的外部因素和心理因素,从而更能体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在短篇小说《苏格兰舞曲的小提琴手》中,女主人公凯瑟琳路过“静女旅店”时,不得不在小提琴手奥拉莫尔的乐曲声中跳起舞来,一支太长的舞曲使凯瑟琳累得晕倒在地,她的女儿“小凯丽”被小提琴手趁机带走,溜进了埃格敦荒原。在《同一首歌》中,音乐的意象巧妙地用来表现命运的无常:“一只鸟儿唱着同一首歌,音流中没有差错的音,恰似那多年以前的时候,当我们在此地倾听。//同样的狂喜的旋律,竟会连续响彻至今,一个音符也没有改变,真是一件奇异的喜讯!//——但不是同一只鸟儿。/不是,它早已化为尘土……/正如我所提及的那些/与我同听歌曲的人物。<sup>[9]</sup>在《轻轻的拍击》、《景中形象》、《石头上的阴影》等抒情诗中,作者也主要是通过幻觉和声音来重现恋人的形象,然后又直接表达梦幻破灭之后的悲叹,让精神的痛苦一泻无余。同时,也像他某些小说中所表现的那样,把希腊悲剧中人与命运冲突的主题移植到他的诗中,甚至直接引用希腊神话中的某些典故,来暗喻这一主题。如在《石头上的阴影》一诗中,他以一则古希腊神话为原型。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名叫俄耳甫斯的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所钟爱的妻子欧律狄刻死后,他追到阴间,冥后被他的琴声感动,破例让他把爱妻领回人间,条件是他在路上不得回头看身后的妻子,否则妻子就会再次遣回阴间。哈代以这一神话般的构思,既表述了他与埃玛生前的幸福的恋情,也流露出他对亡妻的无尽的思念,同时也暗喻了在造物主的意志之下生命的脆弱和现实的可悲。

## 三

音乐性是作者景物描写和塑造主人公诗化形象的重要手段。哈代特别擅长以音乐为描写对象或喻体，表现人物的情绪和景致。如在《还乡》中，掠过荆棘丛的夜风“构成一种与跳舞的人疯狂舞步合拍的音乐。”（《还乡》第1部第3章）在《苔丝》中，表现苔丝与克莱尔在牛奶场上的幸福时光时，哈代写道：“他们的耳际，总是回响着水堰潺潺的声音，哗哗的流水仿佛在为他们的情话伴奏……”<sup>[7]</sup>描写荒原上野风吹拂圆形石林时，作家写道：“那个庞大的建筑物上有风吹过，发出嗡嗡的音调，好像是巨大的单弦竖琴弹出的乐曲。”<sup>[7]</sup>

哈代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主人公，也有着奇特的感受音乐的能力，如苔丝“喜欢别人歌唱，喜欢听古老的赞美诗，喜欢跟别人一起唱晨祷圣歌。这种对乐曲的天生的爱好，是她从爱唱民歌的母亲那儿继承的，就连最简单的音乐，有时都能对她产生一种回肠荡气、沁人肺腑的力量。”（《苔丝》第13章）当她满怀希望的时候，“在每一阵轻风中，她都听到了悦耳的声音，在每一声鸟儿的啭鸣中，她都悟出了快乐的音符。”（《苔丝》，第16章）而《还乡》中那位身处埃格敦荒原的游苔莎，则具有从风的声音里面听出“低音、中音和最高音”的能力。正是这种对音乐的感受力，使得这些女主人公有了诗一般的气韵和诗一般的激情，成了女主人公性格特征的基础和情节发展的动力。如苔丝与克莱尔的几次相遇都和音乐有关，第一次相逢是在马洛特的草地舞会上，在教堂的钟声响过之后，苔丝那双圆圆的大眼睛中才真实地流露出微弱的指责，怪克莱尔没有邀她共舞。第二次相遇后，苔丝也是被克莱尔所弹奏的乐曲声所陶醉。哈代以充满深情的笔触描写了苔丝对那乐曲的感受：

这是六月里一个典型的夏天的傍晚，空气柔和均衡，特别具有传导性能，因此，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仿佛有了感官，即使不是五种，至少也有两三种。远方和近处没有了区别，凡是在地平线以内，任何东西听起来仿佛就在身边。万籁俱寂。她顿时觉得，这寂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实体，而并非只是声音的消失。接着，这寂静忽然被琴声所打破。以前，苔丝在屋里也注意到从顶楼发出过这种乐声。不过，显得模糊、平淡，而且很不自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把她吸引，乐曲在寂静的空气中荡漾，带有一种赤裸裸的纯净朴实的气质。从绝对的标准来看，乐器并不算好，弹得也不算高超，但一切都是相对的，苔丝听着听着，就像着了迷的小鸟一般，无法离开这块地方了。不但舍不得离开，反而一步一步地走近弹奏的地方……<sup>[7]</sup>

正因为哈代所感兴趣的不是“简单的自然描写”，而是场景的每一个细部的发展变化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每一种细腻的活动，所以，阿尔瓦雷斯这样评论道：“《苔丝》是强烈意义上的诗化小说……它也像一首诗一样优美，一样具有诗的特征：每个细部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个片断都充满着情感。”<sup>[10]</sup>这种诗化特征在作品中的确是随处可见的。我们不妨看一段作者对苔丝倾听克莱尔弹琴时的描述：

苔丝既想不到时间，也想不到空间了。她以前所描绘的那种由凝望星星而产生的超然升腾的意境，现在不请自来了。她全身随着旧竖琴的细弱的曲调荡漾起伏，和谐的旋律像清风一般沁入她的心田，使她眼中噙满泪水。飘拂的花粉仿佛是旋律的化身，湿润的庭园也好像是受了感动而哭得泪水涟涟。虽然夜幕即将笼罩大地，那气味浓烈的野花却大放异彩，仿佛过于热切而无法闭合。色彩的波浪和声音的波浪融汇一体。<sup>[7]</sup>

综上所述，音乐性是构成哈代文学作品抒情性特色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哈代作品中的音乐性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独特的悲观主义以及“进化向善论”等思想，也可理解他作为小说家兼诗人的独特的审美个性。同时，哈代作品中的浓郁的音乐性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以语言符号为媒

介的文学作品与以声音为媒介的音乐作品虽然已经分家,但相互交融、相互补充、有机结合的传统仍然是应当继承的。

### [参 考 文 献]

- [1] 哈代.哈代传[M].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2.15.
- [2] 哈代.卡斯特桥市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3 A16 369.
- [3] 吴笛.哈代研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268 270-271 A1.
- [4] 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63 30.
- [5] 卡萨布兰德.哈代对现代小说的影响[M].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7.211.
- [6] 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1293.
- [7] 哈代.苔丝[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158 228 A69,144,145.
- [8] 皮尼昂.哈代指南[M].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4.161.
- [9] 哈代.哈代抒情诗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170.
- [10] 阿尔瓦雷特.《苔丝》引论[M].英国:企鹅图书公司,1978.16.

[责任编辑 徐 枫]